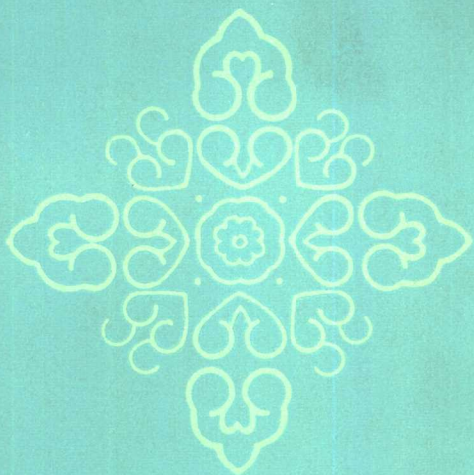


YANGMADER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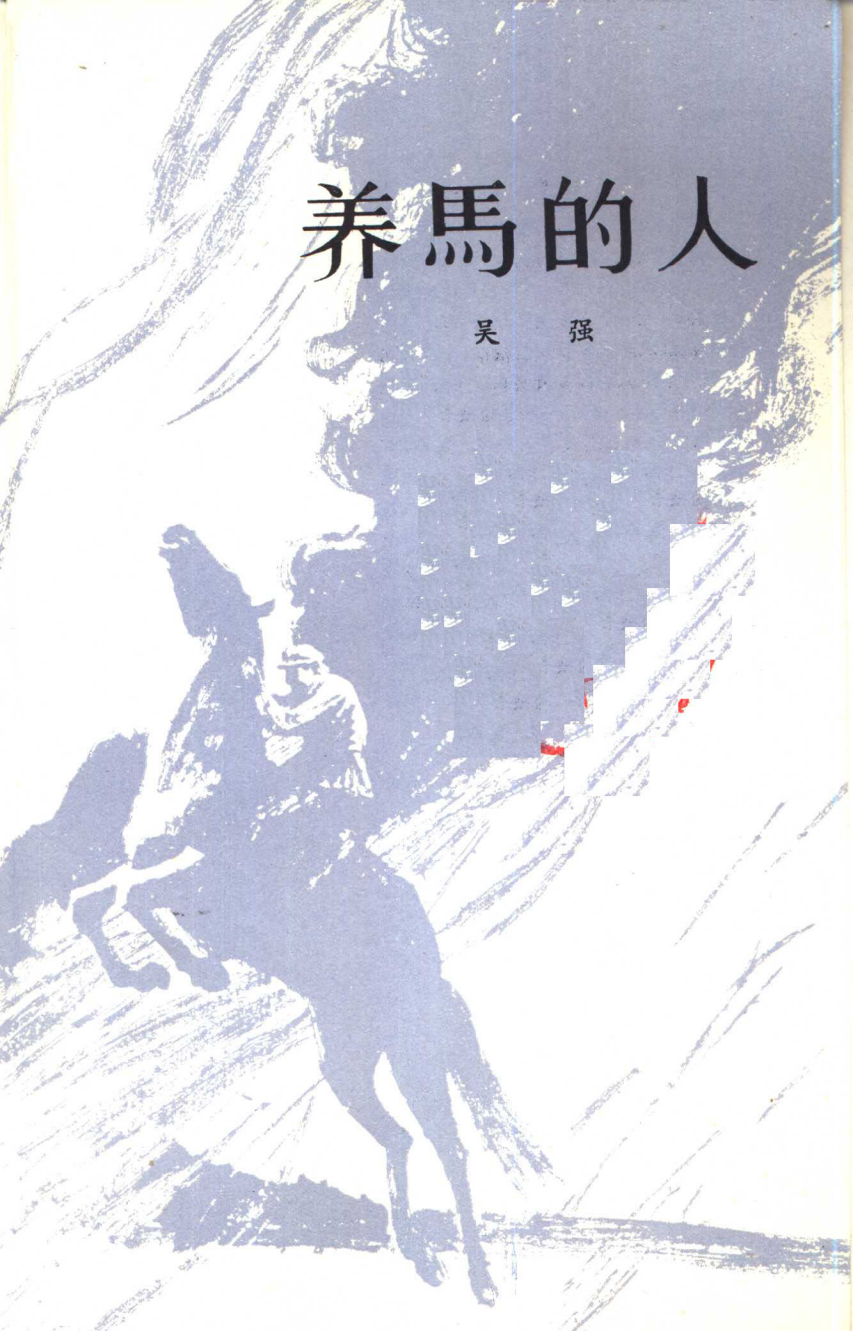


养馬的人

吴 强

养馬的人

吴 强



责任编辑：马 云

装帧、插图：王申生

养马的人

吴 强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10 字数 127,000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14 定价：0.78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小说四篇，两个中篇和两个短篇，都是反映战争生活的。《李小虎投军》写一个穷苦的放牛娃，不甘忍受地主的殴打和凌辱，在一个风雨天逃跑出来，巧遇解放军经过，从此投军参战的故事。《养马的人》写一个部队老饲养员刘东成，平时默默工作，养马爱马，在战斗的紧急关头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短篇《首战》写一个新四军的青年班长，初次作战就全歼碉堡里的十三个日本兵，震动了凤凰树，成为青年战士的榜样。《海边》中的王老海中了几千年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迷信神鬼的邪说，成为他心灵上的沉重负担，可是在革命战争洪流的冲击下，荡涤了他身心的污垢，终于使他摆脱了因袭的重担，他手执钢刀，杀死了他原来不敢下手的罪恶的敌人。

目 次

李小虎投军.....	1
养马的人.....	103
海 边.....	211
首 战.....	239
后 记.....	273

李 小 虎 投 军

——

稀稀落落的村庄、房屋，村庄四周以及路旁的枝叶凋零的树木，堆簇在田野里的高粱秆的丛子，蹲伏在这秋末冬初的冷风冷雨里面。

阴森森的天空，翻卷着灰黑色的云块。原野，天空，连成了一片。

这是十月初的一个下午。

一支人民解放军的队伍——某团第三营，从陇海路北开到路南边来。他们披着绿色的油布雨衣，戴着深绿色的钢盔，在越来越急的风雨里行进着。雨水从他们的雨衣上、钢盔上、枪身上流滑下来。脚步踏上褐色的油泥路，又粘又滑。为了防止鞋子脱落和行走快速，战士们把鞋帮上的布带，扣扎得紧紧的。有的手里还拿着根木棍子，好使自己不会滑跌。三营八连的王连长，骑着上级为他们挺进新区特地配备的一匹小川马，走在队伍的中间。王连长骑着马

行进了三两里路，又跳下马来自己步行，把马匹让给指导员骑，指导员骑了三两里路，又让给连长骑。

这样的风雨天，这样的泥泞路，妨碍着他们行军的速度。但是，他们不停地前进着，虽然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下来，夜晚快到了，——到了夜晚，路就更加难走了，——他们还在向前走着。

连长王垒，告诉身边的通讯员余国才，到达目的地大约还有十七、八里路，要去找一个向导来。

通讯员余国才，抬头一望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镇，路上一个行人没有，哪来的人当向导呢？他今年才十八岁，是个很聪明也很勇敢的青年战士，王连长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余国才也知道连长对他早有这样的信任，他不能也不愿意因为这个任务的不能完成，使他在连首长和同志们的心目中平素已有的信任丧失掉。但是，眼前的情况：没有村庄，没有人烟，大风大雨，怎么办呢？他有些发愁起来。王连长见到余国才发愁，便跳下马来，把马缰绳递给他，说：

“把马骑了去。”

余国才体会到连长要他骑着马，赶到前面去。要找到向导，就得赶到前面去找到个村庄，

要这样，骑马自然要快些。在行军的时候，余国才骑着连长的马，跑到队伍前面去找好向导，等候队伍一到，便紧接着带着队伍前进的事情是有过的。但在今天，他没有接受连长递给他的马缰绳，因为天在下雨，连长、指导员步行了许多路，已经很疲劳了，不应当再把他们的马骑了去。同时，在这种天时这种泥泞的路上，马也不能飞蹄快跑，和自己步行的速度也差不多。余国才正要大步上前的时候，连长又催促说：

“快去！到目的地还有要紧的任务。”

余国才听了连长的话，放开了脚步，踏溅着脚下的泥水，到前面去找向导了。

他打队伍行列的旁边穿了上去，小马枪在他的背后颠簸着，雨衣下面的干粮袋子，吃饭的磁碗、背包，也在摇着晃着。这些东西，原是绑扣得很贴身的，因为雨水淋湿了绑扣着它们的绳子、带子，松了劲了，它们便在他的身上活动起来了。

同志们见他走的那样急促，有人就问他：

“小余！可是传命令宿营？”

他一边走一边开玩笑地说：

“对！要你到前面土地庙里宿营。”

他望不到村庄，望不到行路的人，望到的，

只是前面半里来路远的蹲在路旁的一个小土地庙。

他根本没有想到土地庙里会有个什么人在那里，自然也没有指望在土地庙里找到向导。因为这个土地庙，横竖不过四五尺大小，遮不了风，挡不住雨，也容不下一个人。但是，当他走过这个土地庙的时候，却见到一个黑团团蜷曲在小庙的矮檐下面，头东脚西，确实是个人。他不禁喜出望外了，于是大三步小两步地走上前去。他看到那个蜷曲着的黑团团，动也不动，两只手枕在头底下，眼珠滴溜溜的看望着他。余国才近前仔细看看，因为庙门朝南，下的是北风，黑团团身上穿的破旧的短夹袄裤，还不曾全部淋湿。可是他一看到了余国才，就好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似的，他的眼眶里，便浸满着泪水，接着，泪水就象珠串似的滚落下来。

余国才回头一看，队伍离这儿只有一百多公尺了，而这个睡在土地庙里的黑团团，只是个大约十五、六岁的小孩子，是当不了行军带路的人的。虽然，他急于要找个带路的人，但是，他不能叫这个小孩子带路。他也明明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有他沉痛的苦楚，也想问问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风雨天，睡在这个孤零零的土地庙里，又

为什么要淌眼泪。可是，他的任务，要求他迅速地向前赶路，不能和这个孩子谈什么。他正要起步离开，这个孩子忽地转过身来，两只眼睛出神地盯望着他，好象要向他乞求什么似的。这是一般人的心理：对于正在受着苦难的人，最关心的第一件事，好象就是他是不是在挨着饥饿。出于这样一种习惯的同情心，余国才从干粮袋里摸出了一个馒头，扔给那个孩子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走了。

那个孩子，饿了整整一天的肚子，忽然得到一个白白的馒头，好象从绝望中挽回了生命。他意想不到在这个凄风冷雨的土地庙里，会遇到这样一个怜悯他的人。他流着的泪停止了。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扔馒头给他的人，穿着军衣，背着枪，是个当兵的。看样子，不象是“中央军”。那又是什么队伍上的人呢？眼看着，这个人走远了，天又快黑了，睡在这里也不是个路数，便一边吃着馒头，一边爬起身来，离开了睡了大半天的土地庙，冒着风雨，跟着扔馒头给他的人追了上去。

余国才听到背后有脚步踏着泥水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那个孩子急急地追了上来。等他走到跟前，余国才很想和他谈谈，但又不知从哪儿

谈起。那个孩子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。走了好一段路，余国才才边走边问道：

“你是被你爸爸妈妈打的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孩子回答着，“我没有爸爸妈妈。”

余国才没想到他是个失去父母的孩子，听了孩子的回答，越发觉得这个孩子的不幸了。接着他问：

“你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这个孩子的声音很响亮，讲起话来，亢朗亢朗地，从他的声调里，听不出有什么悲哀感叹的情绪，好象他对于失去父母，并不感到痛苦似的。

余国才又问：

“你为什么睡在土地庙里？为什么淌眼泪？”

这孩子似乎意识到自己淌眼泪被别人看到，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，他随即擦了一下眼睛。其实，擦与不擦是一样的，他的头脸，本来已经完全给雨水淋湿了，眼泪跟雨水，早已混和起来分不清楚了。

这孩子，竟把这个从来不相识的解放军战士，当做是自己的亲兄弟，当做是知心的好朋友，无所拘束地讲说起他的身世来。他说他姓

李，叫李小虎，今年十五岁，听他的姨母告诉他，他的爸爸在他三岁的时候，被地主东家陈二蠍子抓到县衙门里，关进监牢，因为挨了毒刑拷打，由外伤变成内伤死了。他的妈妈在他爸爸死后的第二年也得了吐血病死了。他在爸爸妈妈死了之后，就生活在姨母家里。长大到十岁，逢到黄河大水决堤，淹了二、三百里的方圆地段，姨母家没衣没食，便到江南逃荒，他跟着他的姨父姨母一路讨饭行乞，走到眼下这个地方——亳州地界的胡大庄，得了上吐下泻的重病走不动了，病倒在一家车棚子里。姨父姨母到江南去了，至今没得个信息。他呢，被胡大庄一个卖野药的先生治好了病，收容到他家里，活过命来。之后，就落在胡大庄的地主胡四胡子家里放牛、割草，直到今天，算起来，已经有五年多了。

余国才一心想找个带路的向导，没有心思听这个孩子说故事，曾经几次想打断他的说话。有些话，因风声雨声和脚下的泥水声的交响，也不大听得清楚。但是这个孩子一股劲往下讲，讲的那些情形，余国才感到好象是自己的遭遇；又苦又酸。虽然这个孩子在讲说的时候，好似并无一点伤感，也没有向他求怜哀告的意思。

可是，在也是一个穷苦的孩子出身的余国才听来，却不由自主地把这个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到一起了。几分钟以前的印象又浮现到眼前来了：这个孩子蜷曲在小小的土地庙里，两只黑黑的手抱着脑袋，眼眶里滚动着泪水。余国才听了这个孩子讲完了他的痛苦的遭遇，回头看看，这个孩子好象就是他的向导了，一步一步地紧跟着他。

“你到哪里去呢？”余国才问道。

李小虎直截了当地回答说：

“我要跟你去。”

“你要跟我去？”余国才反问道，“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？”

李小虎楞住了，在余国才身上打量了一阵，然后回答说：“总归不是老蒋的队伍！”

“那你怎么看得出来？”余国才接着问他。李小虎又楞住了。根据已有的经验，李小虎断定余国才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。但是，到底为什么不是，他心里有数，一下子却又说不出来。

自己直接投奔参军的事情，是常有的。余国才所在的第八连里，就有四个人。象炊事员老顾，二排机枪班弹药手赵松，都是在年把以前

部队在山东行动的时候来的。但是，余国才听说李小虎要跟他去，却有些惊奇了。因为这个孩子不能跟炊事员老顾和二排机枪班弹药手赵松他们相比，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。李小虎呢，自称也不过十五岁，身材又是那么矮小。自己在连队里已经算是小鬼了，发下来的三号服装，裤管子要折起五六寸才勉强合适，军服上身的底摆，已靠近了膝盖，要是穿上大号服装，就简直是穿了大衣。而跟着他后面走的李小虎，却比他还要矮上大半头，赶不上一支大盖子步枪那样长。余国才明知这个孩子参加革命的条件是不够的，可是，他的要求，似乎很坚决，他的遭遇又是那样的凄苦，假如一口回答个“不行！”就无异在这个孩子的热头顶上，猛然泼下一盆冷水。余国才以为使他立刻绝望，是不应该的。

“为什么不在地主家里放牛呢？”

替地主老爷放牛，在地主老爷家里做小伙计，连牛也不如，要挨冷受冻，挨饥受饿，还得挨打挨骂！……余国才自己是个贫农的儿子，这情形是看见过的。自己的爸爸，为了欠了一石八斗租，被地主东家硬逼着当了半年没有工钱的雇工。每到逢年过节，地主家的账房、狗腿子便来催租要欠。有一回，一口不到三十斤重的小

猪，也被抢了去抵偿欠租，爸爸跟账房先生冲撞几句，便挨了好几下狠狠的卫身棍，……这些，都还在自己的记忆之中。李小虎为什么不在地主家里放牛，是不需要问的。但是，除此以外，余国才想不出别的话来说。

李小虎接着这样的问话，又滔滔地诉说着他的苦情。他看看天色，云块在卷动着，云块和云块的间隙里，显出了灰白色的天。雨停了，他讲得也有劲起来了。他咬着牙根，好似地主胡四胡子就站在他的面前，他简直象是指着地主老爷的鼻梁子在咒骂着：

“不是人！没良心！他们睡高床大铺，我睡牛脚跟，他们抽大烟，吃海味，我天不亮就爬起来，放牛割草，吃山芋叶子，啃豆饼。这个，我不在乎。”李小虎亢朗着喉咙嚷叫起来了：“我不小心，打坏一个黑窑碗，胡四胡子就吆喝狗腿子，拾起破鞋底，打了我十几下，还不许我哭；我往外跑，老狗胡四胡子，又追上来打我好几拳。他们欺我没娘没老子。你看！”说着，他脱下了破得挂着许多狗耳朵的黑布夹袄，裸出他的脊背。余国才一看，脊背上好几处显着紫黑色，靠左边接连腰眼的地方，肿起了鸭蛋大的一个疙瘩。

“你看，我还跟他放牛？我还回去？”

余国才看了伤痕以后，脸色沉了下来，不自觉地咬紧着自己的牙根。李小虎看到这情形，深信这个和他讲话的兵士，是自己人了，他判断这个兵士，定是三、四年前在过这儿的新四军，于是他迫切地要求余国才，能让他跟着一道走，能够把他留在队伍里。

余国才没有理由要这个挨了毒打的放牛的孩子，再回到地主家里去，但他也不能答应这个孩子可以跟他到队伍里去。这不是他能作主的，就是能作主也答应不下来。这个孩子固然是个好成份，是可以参加革命的，听他的说话，看他的神情，倒也是个能够吃苦的人。但是年龄小，身材也小，马上当战士拿枪，是不行的。

怎么办呢？余国才碰到了困难。

天黑了，余国才焦急着找向导的任务不能完成，一路上碰不到走路的人。村庄，靠东边三四里路远有一个，可又不在这条路的附近。怎么办呢？这也是余国才碰到的困难。这样两个难题，使通讯员余国才没法解决。余国才的脚步加快了，急急地往前赶路，他的眼睛，不时地向着前面、向着左右两边严密地搜寻着，他希望能够能够在附近发现村庄，发现行路的人。可是完